

除夕卖糠

文 / 周桂英

北大才女飞花的《卖米》一文，以朴实语言、真挚情感述说生活不易，让人泪奔。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如此贫弱的家庭不在少数。

我没有像飞花一样帮家里卖米的经历，然而父亲大年三十挑着谷糠步履艰难地到县城去换钱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那时，农村过年家家户户要做年糕，还要预备正月里人来客往的口粮，所以会打很多米备用，谷糠也比平时要多，除了自家喂猪留用部分外，还有多余的可以卖掉。

我家也不例外。只是我家的谷糠，一定要留到大年三十这天才担出去卖，因为那天卖糠的少，父亲期望着一担能多卖个三五块钱。俗话说，“麻雀也有个年”，哪个大年三十还往外跑？只有我的父亲总是年三十去卖糠。

冰渣渣的早上，父亲三四点钟就得起床。从家里到县城有六七里路，糠多的时候就用独轮车推着，少的时候就用箩筐挑着，父亲消瘦的背影就这样在夜色中独行。用父亲的话说，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力气，农闲时节不能像那些强壮的男人一样去工地干活赚钱，所以除夕卖糠是一定要去的，好歹也是家里一年中最后一笔收入，哪怕极为微薄。除夕卖糠，父亲还有一个心思，那就是他喜欢看到卖糠回来时我们兄妹仨远远地迎上去时那一脸的兴奋和急盼。他知道孩子们平时不可能得到零食，现在正等着他带回好吃的！

1988年的大年三十，天格外阴冷，尽管身体不适，但父亲还是像往年一样，天不亮就挑着两箩筐谷糠出了门。到了上午九点多，母亲做好了饭，可父亲还是没回来。看着比平时丰盛许多的饭菜，我们馋得直流口水，不禁埋怨父亲为何这么慢。

等啊，望啊……直

到上午十一点左

右，屋前小路上

终于出现了父

亲单瘦的身

影。大冬天

的，他竟一

身是汗，想

必是小跑着

赶回家的。

他一边张罗

着要我们赶

紧吃饭，一

边忙着跟我们

解释。原来，

因为早晨霜冻大，

几乎无人买糠。

父亲先是挑着担子

到每次卖糠的下河街街口

等待。然而寒风中路人形色匆匆，并没有人问起父亲的谷糠。

父亲向来重面子，卖东西不喜欢大声叫喊，只是安静地等着

顾客主动前来。等了许久，冻得搓手跺脚，心里也急了，父亲实在没办法，便挑着谷糠沿着菜市场转圈叫卖，希望能尽快卖掉。转了好一会儿，终于遇到一位老主顾，好歹贱卖出去了。

此时街上的人更少了，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父亲更是心急如焚，他还要像往年一样买年货呢！他仓促地买了零食，又还想给几年没买新衣服的小儿子买件外套过年。可是谷糠只卖了三四十块钱，买零食花去一二十块，买衣服就拮据得很了。选来选去，最后花十四元钱买了一件天蓝色运动开衫，心想套在棉衣外面也刚刚好。由此耽误了一些时间，卖糠的钱也所剩无几了。

父亲讲完这些，叹了口气说：“明年不去了，免得你们等我吃饭。”那一年，我们吃了一顿最仓促的团年饭，万万没想到的是，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们吃团年饭了。

年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自“双抢”农忙累倒后，因为舍不得花钱医治，他的身体一直没恢复，又抱病坚持秋收秋种，到了年关已是步履蹒跚。腊月二十九，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年仅43岁的父亲怀着无比的眷恋丢下他深爱的妻儿，匆匆走完了人生路。这一年的大年三十，父亲没能出去卖糠，我们也没有了等他吃团年饭的机会。



到山里去

文 / 李莉

一到放假，就想着去山里转转，总觉得满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气息。喜欢行坐于山间，恍惚以为自己就是山上的一棵树，溪边的一块鹅卵石，奔腾不息的一川瀑布。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就像是山山都有树木、都有石头、都有溪流。但是，它们是不同的，每座山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实，相比那些常被人慕名而去观赏的名山，我更加钟情于无名的小山，因为太多的人去了，就会破坏山中的景致，让原本的意境变得不那么美好。山的美好，在于它的质朴、未被开凿的天然。我真的愿意做那样的山，保持一份原本就有的天真、深邃、沉郁。

现在已是最柔美的春末了，沿着公路进入山中，依然感觉气温陡然下降，瀑布的倾泻声在耳边回转，蜿蜒的溪水时不时映入眼帘，森然的乱石在山中垒叠，芦苇在路边大片大片杂生。苍凉的古意扑面而来，心中突然被这情境占据，但内心是欢愉的，山之气息，让你彻底放松，暂时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浮躁。

山之美，如何形容？在我看来，一切的语言都是苍白的。你在山中看见的一切，想用相机记录下来，往往你会发现，镜头里的景致与看见的大相径庭，你可能会埋怨相机不好。其实，大自然的美岂是一个相机能照出个所以然的？镜头摄得出鸟语花香吗？暗箱容得下树动溪流吗？用人工的机器去模拟天工，岂不是不自量力？

车继续往山上行进，两侧全是矗立的山峰，那样的挺拔俊秀，仿佛中国水墨山水画里的景致。偶尔经过一座民房，看见有人在前院坐着，悠然享受温和的阳光，心中不免羡慕：他们过着如此悠闲的岁月，可曾想过，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快被紧张和忙碌扼死？他们似乎也望了眼我们，我多想问问：你们可羡慕我们？

峰回路转之后，快到山顶，坡度更加陡了，从山上向下望去，视野更加开阔，山景益发清晰，那醉人的绿色，已经分裂成数得出名字的翠绿、碧绿、墨绿、草绿，和更多的无法言语的奇异的绿。我想张开双臂去拥抱所有的绿色，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妄想！我只有不断地往外望去，天真的想留住更多的绿色和春光。这平铺在山中的绿色，像一个少妇拖着她的长裙，摇曳着身躯，发出眩晕的光圈，宛如一块温润的翡翠，想看却怎么也看不透，用洞庭湖的波水来形容，真是太明了；用秦淮河波水来比拟，又太暗了，你就是这样的气质不凡。

到达山顶住定后，推开楼窗，举目远眺，到处是一片蓊郁的林海，林海外是云海！日的光，树的光，云的光，全是你的。从这三尺之窗接收自然的变幻，从这三尺之窗任由你散发情感的变换，深深呼吸着每一口含着无数个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真是自在、满足。

白日，被清籁的景物环绕；夜间，伴着这些静妙的景致入梦，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真是妙不可言。

只要在山间，我愿化身一棵树、一尊石、一弯溪水……

作文小咖秀

又见月圆

文 / 洪梦琦

“唯有今宵皓彩皆同普。”中秋佳节，缕缕月饼清香飘散在空气中，落入行人迫切归家的心里。

中秋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树下放几把木椅，搬来圆桌，沏一壶清茶，摆上月饼与水果，家人围坐，聊聊邻里乡亲、生活琐事。外婆拿出相簿，指着我们孩提时的照片，诉说着经年的往事。树缝间流泻下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擦亮了朦胧的记忆。在我更小时，外婆也曾讲过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我听得入迷。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固定项目。苏东坡有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当时的月饼便与现在有了几分相似。外婆买来的手工月饼虽没有华丽的包装，味道却一点也不差，甜而不腻，软糯可口。外婆说，下次她自己来做，让我们吃到那个年代最淳朴的味道。我不由有了几分期盼，也许味道会截然不同。

夜渐深，明月高悬，如同白玉盘镶嵌在夜空，几颗星星在一旁点缀，如梦似幻。皎洁的月光徜徉在浓稠的夜色中，穿过习习微风，静静笼罩庭院。我们一齐抬头，感叹着、谈论着中秋的圆月，彼此送上祝福，心湖荡漾起甘醇的涟漪，这是足以回味珍藏一生的美好情愫。

傍晚，妈妈坐在沙发上翻看手机，一条条回复同事与朋友的祝福。虽然他们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中秋之夜，但见证了同一轮明月的升起，祝福也送达彼此身边，温暖不断在一隅小小世界里传递。

又是一年月圆时，桂香飘摇，秋菊献媚。思念如丝如缕缠绕心间，月圆情圆人亦圆，方是中秋节的真谛。

（作者为长沙市一中2019级新生）

深秋的风

文 / 史若祺

中秋一过，我喜爱的深秋就来了。

每天早晨，吹着我喜爱的秋风去上学，惬意极了。有时，我在秋风中跳舞狂欢；有时，我在秋风中奔跑追逐；有时，我在秋风中大声歌唱；有时，我在秋风中放飞自我……我喜爱这秋风。

夏天很热，风也很热，吹得我汗流浹背，好烦恼。

冬天很冷，风也很冷，吹得我浑身发抖，好狼狈。

春天很暖，风也很暖。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但春眠不觉晓，春风有时也吹得人发晕。

唯有秋风，它能让人清醒、沉静，对比其他季节的风，我更喜欢秋风。

（作者为大同小学三（甲）班学生；指导老师：黄佳）



扫一扫，参与投稿